

老无所依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步步……变成这样的。

01.

我和老方睡了。

一个 30 岁的保姆和一个 67 岁的老头发生了最不应该的行为。

当晚，老方在书房关门看书，灯突然灭了，我湿漉漉地冲出去吓得大叫起来。

老方瞬间冲出来紧紧搂着我：「小张啊，你别怕，是我。」

我裸着身体逃进卧室，老方紧追进来，把我扑倒在床上，我一边哭一边挣扎。

「小张啊，你脚张开，我膝盖不好使……你轻点打，我腰疼！哎哟，你别哭了……结婚，我和你结婚总行了吧……」老方紧闭着眼，猪一样在我胸前拱着，嘴里含糊不清说着话。

我闭上双眼，认命般停止了挣扎。

末了，老方一脸愧疚，不知道是因为时间太短还是因为行为太卑鄙，一张老脸羞得通红。

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电闸是我拉的，这场预谋已久的睡觉，从老方盯着我屁股时就开始了。

我说要给老方生个儿子，老方感动得立刻拿出纸笔给我写了一份遗嘱，表明他百年后，这套房子归我，反正那个不争气的女儿小方只会惦记这个学区房。

可惜，老方第二个月就死了。

他一动不动倒在地上，两眼瞪得大大的，双手死死抓着胸前的白背心。

02.

120 赶来对着老方一阵急救，宣布了他的死因：因为没有按时吃高血压药，高血压控制不佳，造成主动脉夹层，猝死。

我提到嗓子眼的心，缓慢而沉着地放了下去。

小方一进门就扑上来打我，一圈人都拦不住，她对我破口大骂：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爸？！他一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跑医院，惜命得很！怎么可能不按时吃药？！」

我在警察的询问下把自己和老方的关系都说了出来：「老方想我给他生个儿子。他害怕吃药对精子质量不好所以把全部的药都停了……」

「放你妈的狗屁！我爸快 70 了能和你生儿子？」小方直接吐我口水。

警察把证物袋里的遗嘱递到她面前：「这是在你爸抽屉里翻出来的遗嘱，核对了你爸的笔迹和指纹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也就是说你爸去世了，她可以继承你爸这套房子。」

小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一把抢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突然笑了，从包里翻出另一份遗嘱：「警官你看看吧，我爸给保姆那份是 3 月 8 号写的，和我去公证处立的这份是 3 月 10 号写的，从法律角度来说，我的这份才是合法的。」

我眼泪汪汪抬起头，难以置信。

老方这个老不死的狗东西，竟然有两份遗嘱！

小方得意洋洋的撇了我一眼：「以为陪我爸睡几觉就能得一套 400 万的房子了？老头儿逗你玩呢，他连你的工资都省了！算了，我懒得追究你的责任了！」

她把我的东西一股脑全甩了出来，一边指挥锁匠换锁一边兴高采烈打电话：「老公，还是我爸鸡贼，前脚给那个傻保姆一个遗嘱骗她伺候他，后脚就喊我去公正了。咱们一定得给咱爸买个好墓地，热热闹闹办一场，争取把房子装修费给挣起来……喂，磨磨蹭蹭什么，还不赶紧滚！」

我看着小方，恨不得冲上去一刀捅死她，但我却只能拖着蛇皮口袋，丧家犬一样离开了，我看着外面的黄昏，像做了一场愚蠢的梦。

小方没猜错，老方是我杀的。

我听说吃药会影响男人的精子质量，就把他胶囊里的粉末换成了 VC 粉，却没想到要了老方的命。我以为这下房子到手了，却不料他竟然也留了一手，辛劳一场，我连工资也没拿到就被赶走了。

哎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！

03.

害怕吗？

有点。

当老方尸体怒目圆瞪倒在地上时，我吓得把牛奶杯都砸碎了，我知道老方会死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

老方能不能生儿子我不知道，但我是肯定不能生的。我前夫就是因为我不能生孩子就把我离了。

「我恨不把我当人的混账东西，也不想再上那些糟老头的当了，每一个都想占我便宜，不如来照顾植物人省心。我总不能一直被人欺负，对吧？」我抬头看向齐婆婆，笑着问她。

她当然无法给我答案，因为齐婆婆已经在床上躺了五年了，脖子以下根本无法动弹，一双白内障严重的眼珠子能转，但半米外就看不真切了，耳朵也不好使，只是苟延残喘，努力证明自己还活着。

齐婆婆今年 80 岁，如果不是从楼梯上摔下去瘫痪了，也是个硬朗的老太太。

她生了三个儿子，个个都有出息，但都不赞成老母亲和自己住。说什么婆媳关系不好处，家里生了二胎，房子小不够住，老人家还有点轻微的老年痴呆，老太太性格古怪……总之就是没法住一起。

齐婆婆像个瘪气的皮球，被儿子们文明而客套地踢来踢去，最后送去了养老院。

齐婆婆吃不惯养老院的伙食，吵着要回家，出门就被汽车给撞了，儿子们和养老院打了一年官司，得了 25 万赔偿金，便用这笔钱请保姆照顾她。

我一个月工资 3500 外加 1500 的生活费另算，和齐婆婆单独住在她原单位的公房里。一个套三的老房子，齐婆婆一个人在里头带大了三个儿子，最后兜了一大圈和我这个保姆又住了回去。

我喜欢齐婆婆，她不言不语，不动不闹，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她浑浊的目光落我身上，隐隐带着笑意。

我给她喂饭，擦身，把屎把尿，洗澡，晒太阳……这大大的房子里就我们俩相依为命。

齐婆婆喜欢听戏，我喜欢看偶像剧，我们俩齐齐坐在沙发上，一人看一个小时，特别公平。

照顾齐婆婆特别自由，一开始我还 7 点准时起床，后来发现 8 点、9 点、10 点起也没人管我，我便把闹钟关了，直接睡到自然醒。因为齐婆婆不会说话，最多简单地「啊啊」，儿子们来了，她有时候「啊」都没力气，我愈加自在了起来。

睡醒了，洗漱一番，喝了牛奶吃了鸡蛋这才慢腾腾到齐婆婆房间，哗啦一声拉开窗帘，告诉老太太「7 点啦」，不管是几点，我都骗她是 7 点。

我打来一盆水，扯掉她的纸尿裤，给她翻身擦背，简单做一遍按摩，防止长褥疮，扶她坐起靠在床头，拱手掌给她自下而上磕背，排痰。

快速做完这一切，半小时就过去了，再给她喂小半杯温水润润肠，把我吃剩的水果切成极小的片状塞进她嘴里，大喊：
「齐！婆！婆！吃水果啦！嚼！」

1500 的生活费，基本都是我吃了，齐婆婆干瘪的身子根本塞不下多少东西。

齐婆婆假牙掉了一排，因为牙龈萎缩无法再配新的假牙，我就得把主食都碾碎，一口口喂进她嘴里。

她吃饭就像小孩，我得凑得特别近，夸张地喊：「齐婆婆，吃饭啦！来，张大嘴，啊——」

她眼珠子转一下，我就知道她听到了，立刻用勺子贴着她的嘴唇，轻轻一压，她的嘴巴顺势张开一条缝，我便快速把软糯的米饭塞进去。

「嚼一嚼，来，嚼……对，要喝水就眨一下眼睛。」我声音不由自主就扬了起来，不管她眨不眨眼，我都会五口饭两勺水。

齐婆婆遇上不喜欢的菜就把嘴巴紧紧闭着，僵着脖子看着我，我就得耐心和她解释：「齐婆婆，必须要吃蔬菜啊，不吃蔬菜你就不能拉屎。不能光想着吃耙猪蹄，肠胃不消化！」

齐婆婆容易便秘，但也没有到需要插管喂流食的地步，如果排便困难，我就得给她灌开塞露，带着手套帮她处理像羊粪一样的颗粒便。

吃完饭我就把轮椅推到窗边，让她晒太阳。为了防止她重心不稳栽倒，都会用一根宽布条把她层层绑在轮椅上。有次我看电视入了迷，等想起来时，齐婆婆已经被烈日晒得浑身发烫晕过去了……

人，不会说话可真好。

我晒她、淹她、饿她……只要没明显外伤，谁也不知道。

我看着她安静地坐在轮椅上，有时候会冷不丁一巴掌扇过去

「啪」一声脆响，特别好听。

「啪！」

我反手又是一巴掌，她的头乖乖偏了回去。

无聊的时候，我就会打她的脸玩儿，看着她瘦巴巴的灰脑袋不倒翁一样晃来晃去。

没别的原因，我只是单纯的无聊而已。

04.

我喜欢齐婆婆，就像小时候喜欢的一个丑娃娃，用稻草扎的，毛松松的，没有心，没有生命。

有时候转过头去，会看到齐婆婆眼角有泪，我总会握着她的手安慰她：「别怕，有我呢。生死不就那么回事。你还有儿子，我屁都没有，干这些下三滥的活就是为了多攒点养老钱。我不会让你受苦的，我十六岁就没了妈，我对你就像对自己妈一样亲。女人这一生，就是受罪。嫁男人受罪，生孩子受罪，老了也受罪，不如死了。」

齐婆婆瞪大眼睛看着我，隐隐带着惊慌。

我知道齐婆婆怕我，我喜欢她怕我，能让人害怕也是一种本事，更何况一个无法言语的老太婆，她能活着，都是因为我的照顾。没有我，她早就是一堆烂肉了。我真心真意喜欢她，想要伺候她到死。

如果没有遇到杨瑞春，也许我的人生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下去了。

那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脸腼腆地敲开了门：「大姐您好，我们是魅力丝工作室的，今天做活动，免费给小区居民上门理

发。」

小伙子高高白白，浓眉大眼，像极了我喜欢的黎明。我打开门，让他进来了。

他先给齐婆婆剪头，一剪子下去，把齐婆婆耳垂给剪出血了，他一脸惊恐地看过来，我别开脸，假装没看见。

末了，他又殷勤地给我洗头，按摩，理发，手艺生疏，但声音温柔：「姐，你对你妈可真好，现在家里有不能动弹的老人基本都丢养老院去了，你还亲自照顾。」

他不叫大姐了，亲热地唤我姐，像个懵懂无知的弟弟。

我撇了齐婆婆一眼，笑道：「我和我妈关系好。」

「你们俩住这么大房子啊？姐，你有二十八没啊，结婚了吗？你看换个发型气质更好了。」杨瑞春的手停留在我的脖子上，俯下身在我耳边暧昧地说着话，我只觉得一股热流自脚底涌上心头，烧得我意乱情迷。

那些话像没有经过大脑，直接从喉咙里涌了出来：「我妈就我一个女儿，没结婚，把我妈送走了再考虑自己的事。」

杨瑞春在镜子里直勾勾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两人视线在镜子里纠缠着，他说：「姐，你可真好看。」

他的声音，就像一汪咕咚咕咚往外冒水的泉眼，悄无声息的水渐渐把我淹没。

谎话就像织网，一旦开始了，就得不停地编织下去。

杨瑞春和一群理发学徒租住在 103 室，他没事就往楼上跑，给我带点护发素或者精油赠品，又隔三岔五给齐婆婆修剪刘海，一撮头发被他剪得狗啃了一样，他说那是今年最流行得法式刘海。

我开始顺理成章留他吃饭了，毕竟剪头发没给钱。

他在的时候，我像真正的女儿一样对齐婆婆格外温柔，也不用布条绑她了，偶尔她一头栽下来，杨瑞春反应比我还快，立刻就扑过去扶住了她，我们俩像是没有看到齐婆婆的眼泪，笑作一团。

洗碗的时候，杨瑞春握住了我的手：「姐，你做饭真好吃，谁娶了你可真有福气。」

我看看半个身子栽倒在沙发上的齐婆婆，又看看杨瑞春，羞涩地笑了，这样的一家三口真完美。

杨瑞春的迷魂汤一天比一天灌得猛，他像偶像剧里的男主角一样吻我，夸我年轻，夸我美，夸我身材好，夸我贤惠……从没有那人这样夸过我，我爱杨瑞春。

是他让我知道了有一个男人在床上应有的样子，他探索我赞美我，让我明白了男女之间的事并不是粗鲁野蛮恶心，而是带着情意绵绵的爱和美。

三十岁的我像吃惯了素，突然开了荤的和尚，发疯了一样迷恋着他。我求他上来陪我，给他做饭，陪他睡觉，学那些小电影里头的女人毫无尊严地取悦他。我求他不断说甜言蜜语给我听，宛如经常考零分的蠢蛋突然发现是人生的试卷错了，根本不怪我。

我花痴一样一门心思扑在杨瑞春身上，懒得再给齐婆婆翻身喂饭洗澡。我把她丢在床上任她屎尿拉在纸尿裤里，两三天才换一次。戏曲台也不放了，我沉浸在爱情中又哭又笑。

杨瑞春不来，我又无聊了。

我把齐婆婆丢浴缸里，给她一遍遍搓澡，搓得她全身通红，我一遍一遍给杨瑞春打电话，他都直接挂断。

我给齐婆婆涂上厚粉，打上腮红，抹两片红彤彤的嘴皮子，镜子里映出一老一小两张一模一样的脸。杨瑞春还是不接电话。我的眼泪把脸冲出了两条沟壑，齐婆婆也是。

我放上音乐，推着齐婆婆在屋子里跳舞，被布条绑住的她只能垂着头任由我疯狂晃动。杨瑞春说要带我去蹦迪，我得好好练练。

我牵着齐婆婆两只手高高扬起，音乐震天响，我像牵着我无望的未来，不知道是杨瑞春把我逼疯了，还是我骨子里就是个疯子。

我哭闹了好久，杨瑞春终于肯来了，他让我先把齐婆婆推进房，然后一边抽烟一边诉苦。

他穷，没钱，家里老妈生病了，妹妹还在读大学，理发师学徒根本没啥工资，他朋友介绍他去某会所工作，里头富婆多，为了妈妈和妹妹，他准备牺牲爱情和色相。

他说：「姐，我爱你，但我需要钱。」

我躺在他怀里，哭湿了他的胸膛，又抹干眼泪告诉他：「你不要去当鸭子，我有钱。」

他一听这话，立刻丢了烟，翻身上来，含情脉脉捧着我的脸：「姐，我不能这么没骨气去陪富婆，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」

这一夜，杨瑞春使出浑身解数讨好我，我丝毫不顾及齐婆婆在隔壁，叫床声惊天动地，我们从卧室做到客厅，还在浴室里大战了一场。

杨瑞春嘴对嘴灌我酒，屋子里摇滚乐放得震天响，我脑子里只有亢奋和解脱，被压抑了太久的我，一直都卑微得不如一只鸡的我，在这个男人的煽动下，彻底疯了。

05.

杨瑞春离开后，屋子一片狼藉，只有满地的烟头和酒瓶。

我关掉喧嚣的音响，坐在沙发上，捂着脸，没来由地嚎啕大哭。

我走进齐婆婆的房间，她奄奄一息躺在床上。

我掀开被子，屎尿浸湿了被褥，恶臭扑面而来，我摇晃她：

「妈！妈！」

她喘了几口气，睁开眼，无神地看着我。

我擤了一把鼻涕，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，骂自己不是人：

「妈，你原谅我，我马上就给你收拾，妈你别生气。」

她眨了一下眼睛，我用力把她扶起来往浴室走，但没日没夜的放纵堕落已经掏空了我的身体，刚走到浴室门口，我一脚踩在酒瓶上，两人都摔了下去。

齐婆婆在地上滚了一圈，仰躺在地上，瞪大眼睛，嘴里「啊啊」微弱地喊着，然后没了声。

我的脚踝扭了，急忙给杨瑞春打电话，催他快点来。

我不敢动齐婆婆，先去卧室把臭烘烘的被褥丢进洗衣机，又忍着脚疼拖地丢垃圾，杨瑞春睡眼惺忪上来时，我已经把齐婆婆拖进了浴缸中。

「你妈也太臭了吧……不行请个保姆吧。」杨瑞春捂着鼻子，「你妈在，怎么都不方便，干脆送养老院得了。」

我在浴缸里试着水温，避开长满褥疮的地方，轻轻擦拭着齐婆婆皱巴巴的身体。

我不知道她摔了哪儿，看不到皮外伤也没出血，我只知道总有一天，我也会这么老，这么丑，这么无助，任由屎尿把我淹

没。我没有儿女，也没有钱，请不起护工保姆，我只会悄无声息烂臭着死掉。

如今，连我的养老钱也花光了，我这样的人，注定了老无所依。

我让杨瑞春搭把手，把齐婆婆抱回干净的床上，给她换好衣服。

她没有死，呼吸微弱，可能只是晕过去了。

我看着倚在门口，一脸嫌弃的杨瑞春，想要说些什么，突然电话座机响了。

我触电般冲过去抓起了电话。齐婆婆的二儿子出差，路过这里，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准备过来看看他妈，已经在门口了，让我赶紧开门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抓着杨瑞春的手臂二话不说就把他塞进了衣柜中，调整呼吸打开了门时，我的脸上已经挂上了谦卑的笑容。

06.

老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，皱着眉看我：「地上怎么湿哒哒的？」

「齐婆婆刚睡下，我抽空拖了个地。」我忍着脚疼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平静一些。

老二走到床边，蹲下身，喊道：「妈，我来看您了。张姐，我妈怎么瘦了？最近她吃得怎么样？」

「还是有点便秘，我不敢多喂肉怕她消化不良，最近蔬菜水果吃得比较多，尽量给齐婆婆清淡饮食。」我每走一步都像行走刀尖上，只得用手悄悄扶着墙，不敢在脚踝上使力。

他掀开被子，扫了一眼，床上干干净净，齐婆婆的嘴张了一下，眼珠子动了动，缓缓睁开了眼。

「哟，妈，我把您吵醒啦？」

齐婆婆皱着眉头，从喉咙发出一声咯痰的呻吟，她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，只看着儿子，滑落了两滴泪。

「我妈怎么哭了？」老二惊呼。

「你好久没来看她了，齐婆婆高兴。」我疼得直冒冷汗，依旧带着笑，用面巾纸轻轻拭掉齐婆婆的泪水。

她瞪着我，鼻翼张合着，又看看老二，喉头滚动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

「我妈说啥呢？你听听？」老二一脸焦急。

我缓缓凑到齐婆婆嘴边，温柔地看着老二，瞎编道：「婆婆说，儿子来啦……」

老二如释重负，拉着齐婆婆的手：「妈，我就知道您虽然动不了，但啥都知道。妈，我这时候紧，还得赶飞机呢，我下次再

来看您啊。」

「张姐，这里一切就交给你了。我妈有个啥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。」老二塞给我三百块钱，指尖擦过我皮肤，暧昧一笑。我知道他是担心房子的归属问题，这老公房再不值钱也得八九十万。

老二的头贴着齐婆婆，面带笑容拍了一张合照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：无论多成熟的男人，在妈妈眼中永远都是一个小孩。

刚发完朋友圈，老二立刻像完成了一件了不得的任务，欢天喜地地跑了。

关上门，我直接瘫软在地，整个后背全被冷汗打湿了，深吸了几口气，扶着墙站了起来，缓缓挪进齐婆婆房间。

「啪！」一个响亮的巴掌迎头呼来，打得我一个趔趄，摔倒在地。

07.

「你他妈不是说你是老太婆女儿吗？他儿子为什么喊你张姐？！怪不得我说请个保姆，你脸色都变了，原来你他妈就是个保姆呢。我操你妈，你满嘴的火车比我还跑得快！」

我跪在地上，眼泪不听话地疯狂落下，我想去拉他的手，解释点什么，他厌恶地甩开我的手：「你给我装什么富婆，老子以为你有钱！早知道不如去当鸭子！真你妈的晦气，陪一个保姆睡了这么久，笑死个人了！」

我委屈极了，拼命抱着他的腰，哭喊：「你说过你爱我的……你说想和我结婚……我把我全部的钱都花你身上了……」

「你可闭嘴吧，你照照镜子看看你什么德行，天天混屎堆里伺候人，你指甲缝里都有一股臭味！你那几万块钱，还不如我兄弟陪富婆吃一顿饭钱多！早知道你是个保姆，老子不如睡那个老太婆，好歹房子是她的——」

「啪——」

等我回过神来时，我已经揪着杨瑞春的衣角站了起来，巴掌狠狠扇在了他的脸上。

杨瑞春愣了一下，猛地扑过来，抓住我的头发，一下下凶猛地扇着我的脸，觉得不解气，又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拉起来，一路拖到浴缸里，打开喷头，让冰冷的水喷射在我脸上身上。

水声哗哗，杨瑞春破口大骂：「你这个丑八怪，竟敢骗老子……就你这副样子，也配老子睡你……」

他把我的头按在浴缸中，咒骂着：「去死！去死！」

……

等我醒来时，杨瑞春已经跑了，我挣扎着从湿漉漉的地上爬起来，全身痛得要命。

我在地上找了好久，才摸到自己的假眼珠，镜子里的女人像一只独眼落汤鸡，黑洞洞的左眼眶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水鬼。

我平静地把假眼珠塞进眼眶里，换好衣服，吹干头发，挪到齐婆婆床边，轻轻抚摸着她花白的头发：「妈——」

演戏太多，我已经分不清真假了，她仿佛就是我十六岁时失去的母亲。

「妈，你也看到了，男人就这样的，哪怕是你儿子。老大上次全家旅游到这里，都没空看你一眼。老二今晚来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发朋友圈显示自己多孝顺，其实还是惦记着你的钱。老三之前来了几次，在家里翻箱倒柜想要找值钱的东西，他怀疑你把他爸的古董都留给老大老二了……你看，你辛苦带大三个儿子，最后还不是老无所依。」我抱着枕头套上一个全新的枕套，看着齐婆婆，内心充满了愤懑和悲痛。

齐婆婆像是预感到了什么，瞪大浑浊的双眼，喉咙发出沉重的痰鸣声，喘着粗气，头缓缓摆动着。

我不忍再看她的面容，流着泪，轻轻把枕头盖在了她的脸上，齐婆婆似乎在用力，头偏了偏，把枕头晃了下来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她瞪着我，张大嘴，不住喘气。

「妈，我要走了，你也别指望哪个儿子了，你对他们来说就是负担。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受苦，你活着，比死了还难受。我这是为你好，帮你解脱。」我咬着牙，狠狠把枕头压在了她的脸上，一屁股坐了上去，她似乎动了动，又似乎没有。

我像坐在一块铺了软垫的石头上，一边哭，一边喊：「老头子骗我睡觉，我骗小年轻睡觉，也没亏多少是不是？我没脸留这

里了，妈，我也得带你走！」

不知道坐了很久，只看到窗外的日头一点点栽下去，鲜红的太阳像被人砍掉的头颅。

我僵硬地挪开了身体，瘫软在床边。

枕头已经彻底变形，像一块丧布，包裹着齐婆婆的头。

我突然慌了，拿开枕头——

齐婆婆瞪大双眼，嘴巴因为无法呼吸惊愕地张着，眼泪和口水干涸在了脸上，枕头上印出了她濒死时绝望而不甘的形状。

我抱着她嚎啕大哭，不知是悔恨还是解脱，我摇晃着她的身体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我跪在床边，拼命扇着自己耳光，骂自己不是人，是畜生……
这一刻，我像回到了十六岁那年，我妈和齐婆婆的影子重叠在了一起。

08.

那年，我妈割猪草从山崖下摔了下去，村里的医生说救不活了，不行就送城里让大医生试试看。

我没钱送我妈去城里治，她太疼了，腰都摔断了，仿佛在用毕生力气躺在烂席子上呐喊痛苦。

我在惨叫声中做完了作业，明年家里也没钱给我读书了。我喂她吃饭，她疼得摔烂了碗，挥着筷子乱舞，一不小心插进了我的眼眶中。

我又疼又伤心，不敢动筷子，任由鲜血顺着筷子流了我一脸。

「崽啊……让我死啊……好痛啊……」妈妈疼得滚下了床，拖着鲜血淋漓的身体往外爬，我知道她想去跳河，每次她想死的时候就喊着要去跳河。

我推着板车，把妈妈送到了河边，自己也晕了过去。

醒来时，村里的医生给我拔了筷子，说我眼球都被扎穿了。我妈被人捞上来时，脸上竟然带着解脱的笑容。

我握着齐婆婆的手，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，如果活着只是受罪，不如死了来得痛快。

我深信我没有错，我这是在帮助齐婆婆，她会原谅我这番苦心。

我把枕头套脱下来用剪刀剪碎全部冲进马桶中，再把枕头重新摆在齐婆婆头下，擦干净她脸上的污垢，伸手合上了她怒瞪的双眼——

我不敢看她的眼睛，我知道那是齐婆婆死不瞑目。

可是她的嘴却怎么也合不上，顺着张大的嘴望进去，黑洞洞的喉咙中像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：黑漆漆的，没有尽头。

我给她掖好被角，眼泪又流了出来，胸口处好像被灌穿了一个大窟窿，风从我胸腔吹过去又吹过来，风声呼呼，我知道，今天以后，某一部分的我也随着齐婆婆死去了。

当晚，杨瑞春在楼顶抽烟，不慎坠楼，摔死在水泥地上。

这一夜，像是死亡的狂欢，缓缓拉开了帷幕。

09.

第二天一早我惊慌失措给老二打电话，说齐婆婆不行了，不知道昨晚是不是回光返照，儿子回来了，了了心愿，就走了。

我又给老大老三打电话，哭哭啼啼报告了昨晚老二来过，齐婆婆就死了的事实。

下午，三个儿子终于到齐了，看着安安静静躺在床上的齐婆婆，给了我一千块钱让我给齐婆婆擦洗身体换好寿衣。

我的悲苦如此真实，以至于谁都没有怀疑在我头上。

我一边给齐婆婆换衣服，一边絮絮叨叨，让她安心离开，早点投胎，下辈子别做女人别做妈了，实在太苦又太没有意义了。

齐婆婆的身体轻飘飘的，只剩排骨架，我反而一点都不怕了，我只是担心自己死的那天有没有人会给我穿上寿衣，我想象了无数遍自己死亡时的模样，我以为我可以活到七老八十。

三兄弟在客厅商量了许久，偶尔听到几句关于房子的争执，都在殡仪馆人员到来时陷入了平静。

齐婆婆的尸体直接拉去殡仪馆，火化葬礼一条龙服务。

这个月只做了三天，三兄弟也给我结算了一整月的工资，打发我走了。

我看着手机里的合照笑了——

送走齐婆婆后，我也像老二一样，亲昵地贴着齐婆婆的头，露出亲热的微笑。

「咔嚓」一声，把我对她的感情永远停留在了照片中。

10.

我的胆子渐渐大了，开始专门照顾失去行动力的老人，那些孝子贤孙给了钱，就把老人家的生命交到了我手里。

照顾老年人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：没有做够一个月，老人死了也会给够一个月的钱。这叫「冲喜」。

所以，我都选择在月初杀人。

不，这不叫杀人，这叫送人上路。

那些失去尊严和行动力的老年人，早就该解脱了，活着只是后人的负担，就算那些孝子贤孙没有明说，我也知道他们脸上写满了不耐烦，但碍于伦理纲常不得不应付着父母逐渐消逝的生命。

几乎每一个后人，在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，不是痛哭流涕伤心难过，而是长长地……长长地松了一大口气。

他们丝毫不关心老人的死因，只是痛快给我一笔「更衣费」，然后迅速通知殡仪馆拖走尸体，像拖走一个费钱的垃圾，在高温焚化炉中化作灰烬。

生命不值钱，只是浪费钱。

渐渐地，我怀疑那些子女请我上门，只是为了快速送走那些迟迟不愿死去的老人。我的养老费又慢慢存起来了。

一次在路上，我遇到了杨瑞春挽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女人的手，一脸天真地说着情话。擦肩而过时，我笑了。杨瑞春厌恶地瞪了我一眼，像瞪一团让他避之不及的臭狗屎。

我仔细一看，才发现认错了人，不过是个杨瑞春长得很像的年轻小伙子。

那晚，杨瑞春已经被我推下了楼。我哄他到屋顶，说可以给他钱，求他不要分手。杨瑞春一口答应，一边抽烟一边盯着我的包对我说甜言蜜语。

我听得泪流满面，感动不已。

听完了，我上前一步用包把他顶了下去，我喜欢看警匪片，知道不能留下指纹。

他手中的烟蒂在黑暗中像一颗流星，随着他的惨叫坠入了坚硬的水泥地面。

我此生唯一一次爱情，就像绚烂的朝霞，不是它多美，而是我常年置身永夜，从未见过，才会沉浸在如此短暂而虚无的情爱中。

我的业务越来越熟练，最多做一个月，瞅准时间就会下手。稍微能动弹的老年人，也会在我「无微不至」的照顾下，日渐衰败。

我的钱，按天数算。

我的时间，就像阎王爷的催命符，掐准点，要人命。

11.

翌年八月，我接了一个单子，照顾一个卧床老人。

她只有一个女儿已经成了家，孩子又在上学，无人可以照顾老人，只能丢在老房子请保姆照顾。

听多了这样那样的借口，我嘴里应着「谁都不容易，老人也不想拖累子女」之类的话，其实内心在冷笑，你们这些人说得冠冕堂皇，还不是想着老人早点死，你们才好轻松过日子。

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在家装了摄像头。」这句话，我好像听到了，又好像没有。

我挑了初五，天朗气清，准备送老太太上路。

我照旧套上新枕套，盖在老太太脸上，面色平静地坐了上去。

我一边扇扇子一边和老太太聊天，说了些什么都忘记了。无非是我苦命的身世，我早死的爸妈，我被男人骗，我无依无靠，注定了老无所依……

我让她好好上路，这些不孝子女没有什么好留念的，不如早死早超生，重新做人。

做完了一切，我熟练整理现场，吹着口哨拖地的时候，警察和老太太女儿破门而入，当场把我压倒在地——

我被警察反剪双手动弹不得，脸死死贴着湿漉漉的地面，茫然地看着蜂拥进来的人。

警察拍照取证，老太太女儿拿出视频交给警察，她冲上来打我，一边打一边质问我：「你还是不是人？！我妈一个不能动弹的老年人，你怎么能下狠手杀她……」

警察拦开她，让她不要激动，我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
我一脸惊愕：「你请我来，不就是送你妈上路的吗？」

她狠狠一巴掌扇我脸上：「你这个畜生！我希望我妈长命百岁！」

她抱着老太太的尸体嚎啕大哭，几欲晕厥。

我看着痛哭流涕的她，一时间，又分不清她的伤心是真是假了。

我彻底懵了，喃喃道：「我有什么错？我不是你们雇来杀人的吗？不然为何你们这些子女一两个月都不来一次？为什么你们对老人的死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？这不是行业规矩吗……不想伺候老人的，就会找执死鸡保姆下手……难道不是默认的吗？」

老太太女儿尖叫一声，凶狠地扑过来，要我给她妈偿命：「你这个心狠手辣的畜生！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，辛苦供我上大学。我老公死了，她心疼我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她，自己偷偷去养老院，坚决不和我一起住……要不是瘫痪了，她都不会回来！我女儿开学就住校了，我就可以把我妈接回家了……我们两娘母一直相依为命，我妈答应我要活到一百岁的，我还没有带她出去旅游过，她念叨了好久要去看天安门……你把我妈还给我……」

我任由她抓扯着我的头发，扇打着我的脸，真奇怪，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痛。

两个警察合力才把悲痛欲绝的她拉开了，分开前还狠狠一口咬在了我的手臂上，像一头悲愤的野兽。

我看看老太太的尸体，又看看这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女人，她们的眼睛真像。

老太太的床头挂满了她和女儿的合照，从婴儿到大人，孩子在一点点长大，她的头发一点点白了。时光就是这么无情，我的妈如果活到现在，也是满头白头发了。突然，我就想不起我妈的模样了。

难道这次，我真的选错了人？老太太不应该死的，她还没有去过北京呢。

我拿出裤兜里的手机，想要删除自己和老太太的合照，被警察一把抢过。

他一张张翻着照片，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，老太太女儿和另外一个警察也冲了过来——

我和二十多个老年人，脸贴脸，头碰头，亲昵的合照。

我笑颜如花，他们紧闭双眼。

我像个真正的孝子贤孙，把杀人时光定格在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